

東

華

錄

東華錄

康熙四十三

臣王先謙敬編

周潤蕃恭校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正月庚午諭吏部戶部兵部工部朕統蒞  
寰宇二十八年於茲早作夜思勤求治理務恤黎庶永圖乂安如  
黃運兩河運道民生攸繫朕日切心勞比年工役雖漸有緒而應  
修應塞議論紛紜曩歲巡幸曾允淮揚士民所請疏濬下河前已  
興工尙稽底績屢經廷議請朕親行閱視今特諭吉南巡躬厯河  
道兼欲觀覽民情周知吏治所至沿途供億皆令在京所司儲備  
一切不取之民間卽有日用應需該衙門於所在地方照市估平  
買不許錙銖抑勒小民猶恐地方官吏不能悉體朕懷借名科派  
供應今特頒諭嚴飭如有悖旨借端私徵者察實卽以軍法從事

地方文武大小官員不許與扈從官員指稱交戚輒通餽邁違者  
輓送收受人員並以軍法從事其扈從大小官員及隨從僕役如  
有橫行生事擾民者一併從重治罪朕茲巡省原以軫恤編氓咨  
諭風俗凡經過地方百姓各安生業務令塵無騎市隴不輟耕毋  
得倉皇驚避輒滋煩擾其軍民人等懷奸挾詐希逞私憤擅於駐  
驛處所瀆行告訐者一概嚴禁儻有妄控除所告事不與准理外  
仍嚴加治罪爾部卽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並行令各該督撫  
於府州縣城市村莊窮鄉僻壤徧懸告示備行曉諭務令通知以  
副朕惠愛元元至意○丙子 上南巡啟鑾○丁丑諭左都御史  
馬齊等朕閱視河道巡察地方恐有司派民修路煩勞百姓朕不  
擇路而行何用修治徒勞民力應通行嚴飭禁止○命直隸巡撫  
于成龍扈從南巡其巡撫事著巡道程汲署理○庚辰 上過獻

縣民有進嘉禾一莖雙穗者 上諭侍郎庫勒納等自古聖王不  
貴金玉而貴五穀穀者民之命也朕甚寶之○壬午諭山東巡撫  
錢珏朕軫恤民隱載舉時巡懋宣德化勤求疾苦比至山東所經  
城邑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朕問及連歲順成民生稍得安業  
第思百姓足則國家充裕若期比戶豐盈必以蠲租減賦除其雜  
派爲先邇年以來各省地丁錢糧已經節次豁免山東地丁正賦  
意欲來歲蠲除茲因巡幸至此特先諭該撫速行曉示日傳三百  
里遐村僻壤咸使聞知以副朕省耕問俗之意○甲申 上幸濟  
南府閩郡士民迎 駕以蠲免錢糧叩謝 皇恩懽聲雷動○

上觀趵突珍珠二泉 御題作霖二大字○乙酉 上至泰山之  
麓率文武諸臣向岱宗行禮畢諭部院諸臣朕巡歷所至再經岱  
麓重瞻祠宇詢其廟祝知香火荒涼日用難給岱頂諸廟亦復如

之念泰山爲五嶽之長載在祀典有功社稷不宜使之漸就寥落  
合將每歲香稅錢糧內量給數百金使上下嶽廟與元君諸祠守  
祀者得有資賴曉夜盡心兼可時加修葺以壯往來觀瞻示朕崇  
祀之意○丙戌喀爾喀土謝圖汗察漢以奉旨令與噶爾丹會盟  
爲難具奏自陳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朕統御天下凡窮者救之  
絕者繼之離散者使之完聚交惡興戎者使之和協一切生靈無  
不欲其咸底於安樂也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背棄  
盟誓殺扎薩克圖汗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又加兵厄魯特殺噶  
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卜今爲厄魯特所敗奔入我汎界請降朕念  
土謝圖汗向來職貢惟謹久在屬國之列是以受而納之留於邊  
境矜其困窮給以米粟車臣汗之子亦准其承襲但兩國相攻生  
民不得安兵戎無日休息今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等又難於

會盟其以朕收養伊等中外一體不忍令人失所之德意並將土  
謝圖汗等背盟興戎之過一一申明遣使齎敕宣諭噶爾丹令達  
賴喇嘛亦遣使於噶爾丹則案可結矣其達賴喇嘛處著伊拉古  
克三胡土克圖商南多爾濟他巴克去噶爾丹處應遣之人俟草  
青時奏請賜達賴喇嘛敕曰朕統御寰區惟願中外息征戰之勞  
無敗亡之禍率土共享昇平前聞喀爾喀兩翼內自作亂兄弟人  
民互相吞併日後必成戰爭之禍特敕諭爾喇嘛同遣使人諭和  
爾喇嘛亦謂朕鑒恤眾生心如父母誠至善也遣西勒圖來朕特  
使台吉巴忒馬什尙書阿喇尼等與西勒圖偕往召集七旗喀爾  
喀會閱誓和意謂從此兄弟相親可永享安樂後土謝圖汗奏言  
厄魯特興兵兩路來伐臣是以出兵往迎朕軫念厄魯特喀爾  
喀兩國相攻必有一傷復遺書於爾喇嘛息其干戈仍敕諭喀爾

喀土謝圖汗以爲厄魯特噶爾丹職貢恭順往來有年果似此大  
舉諒必奏聞朕心猶未深信未必非不良之徒從中離間爾等慎  
毋先啟兵端務體朕不忍生民死亡之至意爾喇嘛亦道齊緝克  
他賴堪布偕朕所遣阿齊圖綽爾濟學士拜禮往厄魯特諭和朕  
與爾如此行事原不忍視喀爾喀厄魯特塗炭欲其相睦眾生得  
安之意也乃喀爾喀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自取滅  
亡違旨興戎首先起兵殺扎薩克圖汗並殺噶爾丹之弟多爾濟  
扎卜噶爾丹遂起兵破喀爾喀此喀爾喀先舉召讐之過朕不以  
之責噶爾丹也朕之初念本欲率土之民皆獲生成原無樂他人  
敗亡以爲己利之意今喀爾喀敗汗及濟農台吉等率其通國之  
人決計歸降於朕朕爲天下主來歸之人不爲收養其誰收養之  
爰納其降安插於汛界之外發粟賑濟仍存其汗濟農台吉之號

嗣立車臣汗之子爲汗朕興滅繼絕之心非特於喀爾喀如是已也諸國有窮迫來歸者朕之愛養皆與之同不但朕之所行如此喀爾喀等如往歸爾喇嘛決不忍其死亡亦必如此愛養之也征戰非美事互相報復無有已時亦豈能保其常勝乎朕意欲使厄魯特喀爾喀盡釋前怨仍前協和各守地方休兵罷戰特遣使齎敕往諭噶爾丹噶爾丹向遼奉爾喇嘛道法爾喇嘛若遣使往諭務令兩國嗣後永息兵戎則朕與爾解紛恤難之本心亦可以慰矣爾喇嘛可卽遣使與朕所遣之人偕往○庚寅 上駐蹕鄰城縣○辛卯 上率扈從部院大臣及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河道總督王新命漕運總督馬世濟等閱視中河至支河口下馬坐限上出河圖指示諸臣諭曰河道關繫漕運民生若不深究地形水性隨時權變惟執紙上陳言或徇一時成說則河工必致潰壞且

就目前觀之修治此處似乎有益然將來且連彼處受害矣朕雖屢遣大臣來視而河工是非終無定論朕夙念河道頻壞羣黎屢罹災害因詳閱河圖不離左右故地方隄岸河形朕衷深晰今朕躬特來觀閱試以朕意言之朕觀此河陦隘偏近黃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鎮口閘所出黃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內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霪潦之年水勢愈漲萬一黃隄潰決失於防禦中河黃河必將混而爲一此中河開濬後小民商賈無不稱便者蓋由免行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耳然此論徒知目前小利又安識日後長久有利無利也因問學士凱音布曰爾等從前如何看閱此河凱音布奏曰臣等但謂彼時可以行舟故云有益若水大堪虞見不及此又問尙書圖訥左都御史馬齊等曰爾等看河時如此險處何未慮及圖訥等奏曰臣等來看

河時正值水大目擊中河逼近黃河之岸且河身陼隘恐內運河與駱馬湖之水不能容受故議於迤北遙隄修減水壩三座令水由昔日黃河所衝河形以入於海 上顧原任河道總督靳輔曰爾當日如何籌畫開濬中河今又云何靳輔奏曰 皇上前東巡時曾諭云攔馬河減水壩所出之水如何方不致淹沒民田臣意開濬此河可以束水入海及濬畢觀之漕艘亦屬可行與其令漕艘行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不若行此河之爲便也今若將遙隄加增修築以保固黃河隄岸當不至有患 上問河道總督王新命曰爾意云何王新命奏曰以臣觀之支河口止修一閘鎮口閘微山湖等處之水甚大儻又遇霪潦之年一閘不能支必至衝壞若下草埽隨時啟閉於駱馬湖口將竹簍盛石作減水壩以爲捍禦令汎漲之水歸入黃河酌存其足用之水再將鄭城禹王臺修

築以禦流入駱馬湖之水令歸沫河則中河可無虞矣 上曰若重載與回空之船並行則中河窄狹且逼近黃河朕意猶以爲可慮鎮口閘微山湖等處水大可仍開支河口其黃河運道原自不廢仍並存之○壬辰 上御舟由中河閱視河道遂自清河縣渡黃河是日 御舟泊清口○癸巳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江蘇巡撫洪之傑安徽巡撫江有夏朕南巡以來軫念民依勤求治理頃至江南境上所經宿遷諸處民生風景較前次南巡稍加富庶朕念江南財賦甲於他省素切留心因尙有歷年帶徵錢糧恐爲民累出京時會詢戶部知全省積欠約有二百二十餘萬今親厯茲土訪知民隱無異所聞除江南正項錢糧已與直隸各省節次蠲免外再將江南全省積年民欠一應地丁錢糧屯糧蘆課米麥豆雜稅概與蠲除自此民免催徵官無參罰爾督撫務須切實奉

行俾均霑實惠副朕愛恤民生至意如有以完作欠侵收肥已等  
弊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夫民爲邦本足民卽以富國朕平日  
躬行節儉一絲一粟未嘗輕費所以如此簡約者無非愛養物力  
爲優恤元元之地在民間惟正之供軍國所需豈易驟言蠲免過  
年國用少裕故能頻沛恩施總期藏富於民使家給人足則禮讓  
益敦庶漸臻雍穆之治著速行傳諭咸知朕意○乙未 上臨幸  
揚州○丙申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福建浙江總督王隴江蘇  
巡撫洪之傑浙江巡撫金鉉等朕因省察黎庶疾苦兼閱河工巡  
幸江南便道至浙觀風問俗簡約儀衛鹵簿不設扈從者僅三百  
餘人頃經維揚民間結綵歡迎盈衢溢巷雖出自恭敬愛戴之誠  
恐致稍損物力甚爲惜之朕視宇內編氓皆吾赤子惟使比戶豐  
饒卽不張結綵幔朕心亦所嘉悅前途經歷諸郡邑宜體朕意悉

爲停止又見百姓老幼男婦奔走雜遝瞻仰恐後未免誼譁擁塞  
念此行原以爲民不嚴警蹕但人眾無所區別高崖水次或有傾  
跌之虞一夫不獲其所足軫朕懷此後止於夾道跪迎勿得紊亂  
追趨致有諸患著卽詳加曉諭使知朕愛民切實咸爲遵行○丁  
酉 御舟泊鎮江府金山寺○是月免浙江宣平縣去年旱災賦  
二月辛丑 上臨幸蘇州○丁未 上臨幸杭州○己酉諭扈從  
部院諸大臣朕稽古省方咨求治理閱視河道期底平成凡有利  
於民生必令羣霑實惠茲行次浙江省禹陵在望念大禹功德隆盛  
萬世永賴應行親詣以展企慕之忱其致祭典禮所司卽察例舉  
行政治所先在崇文教江南浙江爲人文萃集之地入學額數應  
酌量加增永昭宏獎著該督撫詳議奏請江甯鎮江杭州駐防滿  
洲漢軍兵丁鎮守要地久歷歲時深用軫念應作何恩賚以彰優

恤著該部議奏自南巡以來所經過地方官員除八法處分及列款糾劾外凡因公事誤降級留任者俱准與開復降級調用者著帶所降之級留任其經過地方見在監禁人犯除十惡及詔款所不赦等罪並官員犯贓者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以前死罪及軍流徒罪以下已結未結俱准寬釋以示朕赦罪宥過之意備辦船隻地方各官效力勤勞著該督撫會同奉差官員確查具題各加一級緯夫供役勞苦亦著該督撫察明人數量給恩賞朕庶念民依特蠲租賦總期實德潤澤蒼生近見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德意者雖出羣黎感戴之誠但恐各郡皆然未免致損民力誠使閭閻殷阜則碑益良多碑亭何與焉嗣後亦宜停止江浙錢糧既經蠲豁猶慮有不肖有司借端詞訟朕削民生著該督撫嚴行禁飭至各處權關原有則例朕舟行所至諮訪過

關商民每不難於輸納額稅而以稽留關次不能速過爲苦榷關官員理宜遵奉屢頒諭旨恤商惠民豈可反貽之累自今應力除積弊凡商民抵關交納正稅卽予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違者定行從重處分朕早夜孜孜惟冀官吏軍民士農商賈無一人不獲其所故於民生吏治圖維區畫務極周詳爾等可卽傳諭俾一體奉行稱朕意焉○禮部遵旨議覆致祭禹陵典禮應照康熙二十三年致祭明太祖陵例遣官致祭後 皇上親詣奠酒諭堯舜禹湯皆前代聖君遣官致祭後方親詣奠酒未爲允慎禹陵朕將親祭祭文內可書朕名又諭祭以敬爲主禹陵僻處荒村恐致亵慢凡供獻粢盛禮儀諸事令左都御史馬齊侍郎席爾達同往省視○賜扈從王大臣侍衛等銀幣○賜從官綵幣○庚戌賜杭州駐防八旗男婦年六十以上者金○辛亥 上渡錢塘江舟

泊會稽山麓○壬子 上親撰祭文詣禹陵致祭率扈從諸臣行  
三跪九叩禮祭文曰惟王精一傳心儉勤式訓道由天錫啟皇極  
之圖疇功在民生定中邦之并牧四載昔勞胼胝永賴平成九敘  
早著謨謀惟歌府事行其無間德遠益新朕省方東南道經吳越  
覩長江之浩渺心切湖洞瞻高巘之嵯峨企深仰止幸矣松楸伊  
邇儼然律度可親特薦馨香躬修祀事惟祈靈爽尙克來歆○先  
是 上欲親視下河命侍郎徐廷璽巡撫于成龍先往閱視至是  
回奏往下河所經水路甚淺不通舟楫陸路亦甚難行且宿頓無  
所各口工程俱遵 皇上指畫今工已及半凡所修治無可疑者  
皇上似可毋行報聞○癸丑 上還駐杭州○諭刑部尙書圖  
訥等朕茲行特爲百姓閱視河道諮訪閭閻風俗因禹陵在邇躬  
往致祭歸時便道過西湖聊爾寓目非爲遊觀也○甲寅諭福建

浙江總督王騭朕巡行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顧瞻殿廡圯傾禮器缺畧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愚民風俗崇拜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宣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在昔帝王陵寢理宜隆重培護况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奠甯率土至今攸賴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令地方官卽加修理畢備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俾規模宏整歲時嚴肅兼賜白金二百給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慎守土之臣亦須時爲加意稱朕尊崇遐慕之懷其各祗遵毋忽○御製禹陵頌並序序文曰朕閱視河淮省方浙地會稽在望爰渡錢塘展拜大禹陵廟瞻眺久之敕有司修葺春秋蒞裸粢盛牲醴必豐必虔以志崇報之意時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也繩惟大禹接二帝之心傳開三代之治運昏墊旣平教稼明倫由是而起其有功於後世不淺豈特當時利賴哉

朕自御宇以來軫懷飢溺留意河防講求疏濬漸見底績周行山澤益仰前徽爰作頌曰下民其咨聖人乃生危微精一允執相承克勤克儉不伐不矜隨山刊木地平天成九州始辨萬世永甯六府三事政敎修明會稽鉅鎮五嶽巍靈茲惟其藏陵谷式經百神守護松柏鬱貞仰止高山時切景行○賜福建浙江總督王隴御衣涼帽諭爾任總督凡事實心辦理操守清廉浙江福建黎庶俱稱爾爲清廉總督故有是賜○賜杭州將軍副都統以下及官兵等宴 上幸演武場閱騎射○乙卯 上自杭州回鑾○諭扈從部院諸大臣等朕巡省民生風俗行次浙江見省會兵民俱相和輯生齒蕃庶閭里乂安但觀民間習尚好爲爭訟爭訟一興則不肖有司因緣詐索勢所必至縱或官員無所脅削而胥吏作奸究不能無私行勒取之弊小民之牽連苦累者多矣夫微忿不捐構

成嫌怨小則耗損物力大則傾隕身家其爲蠹害不可勝言矜此愚民允宜深戒地方大小衙門官員亦應各簡詞訟勸導閭閻俾守分息爭共安生業又夙聞東南巨商大賈號稱輜輶今朕行厯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係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更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饑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目前經營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則民生將至坐困苟不變易陋俗何以致家給人足之風爾等可傳諭將軍總督等令家喻户晓務使敦本興讓崇儉黜浮兵民日益協和風俗日益醇樸詞訟日益減少積儲日益豐盈則敎治化行朕心實嘉賴焉○丁巳 上駐蹕蘇州○戊午松江府屬百姓以蠲免錢糧建亭立碑祈祝 聖壽齊集行宮門外獻所刻碑文 上諭民爲邦本休養宜先年來蠲免江南正供兼及積逋惟望百姓家給人足以副嘉惠元元至意今閱所進碑

文足見汝等愛戴之忱第慮不肖有司指稱建亭立碑借端科斂  
猶塵朕懷其將碑刻發還眾民聞諭感泣伏地奏云閩郡公舉並  
無科斂 天心過慮堯舜憂民亦不能如此碑刻特少展徵忱眾  
民不敢領去 上鑒其誠命將碑刻收入百姓皆呼萬歲○諭扈  
從部院諸臣各省兵譁時湖廣糧道葉映榴盡節捐軀朕心深加  
憫悼特詔所司優贈亞卿兼予卹廕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勇迎  
伏道左彌增軫惻忠節之臣應特予謚以彰異數爾等其會議以  
聞諸臣擬謚忠節 上卽親灑宸翰賜之○江南蘇松紳士軍民  
等叩請 聖駕暫留數日以慰萬姓瞻天觀日之私並獻本處所  
產土物 上曰國家之用雖盡出於百姓朕茲南行民間之物秋  
毫無擾爾等既各輸誠姑取米一撮果一枚以慰民懇懃來貢之  
意至朕時巡事畢已奏聞 皇太后矣明日發駕不必勉留臣民

復再三叩請繙以泣下 上勉允其請命再駐一日○先是浙江巡撫金鉉以民杜光遇條陳兵丁擾民十款內稱自有駐防兵丁以來百姓生則倒懸死無安土等語批發藩臬兩司查訊布政使李之粹並不會同按察使查訊邊移咨將軍出示禁約將軍郭不據咨入告 上命兵部尙書張玉書等察審至是張玉書等奏徧查杜光遇並無其人明係金鉉捏造無影之款李之粹附合金鉉情罪可惡並擬絞立決得旨金鉉流徙奉天地方李之粹充發黑龍江○己未諭扈從部院諸臣大理寺少卿張鵬翮爲人頗優前任兗州府時居官素善著從優升補浙江巡撫浙江按察使卞永譽著升補浙江布政使江蘇按察使李國亮著升補江蘇布政使俱著明日卽行赴任其先補江蘇布政使于養志仍回湖北布政使任○兵部議准湖廣總督丁思孔奏武昌荊州並控大江常德

岳州俱臨湖匯此四郡皆係陸營未設水師請各設水師三百名  
再湖廣見設辰州水師營額兵四百名戰船四十隻沅州水師營  
額兵五百零八名戰船四十隻宜都水師營額兵四百名戰船三  
十八隻除沅州重地仍應留戰船二十隻兵二百五十四名以備  
接應外餘兵二百五十四名應改爲陸兵統入沅鎮陸營辰州旣  
有副將其水師竟可裁去卽以所裁兵分撥荆岳二營宜都水師  
亦應改爲陸營其新設武昌水師應於督標兵內選用常德水師  
應於提標兵內選用至三處所餘戰船計九十八隻應於武昌常  
德各設二十五隻荊州岳州各設二十四隻再湖北驛道所管沙  
船五十隻請分四十隻於武荆常岳四府作爲戰船每營設守備  
千總各一把總各二從之○庚申 上發蘇州○癸亥 上臨幸

江甯府○甲子 上祭明太祖陵賜守陵人金○江南民王來熊

獻鍊丹養身祕書一冊

上諭扈從諸臣朕於經史之餘所閱載

籍多矣凡鍊丹修養長生及師巫自謂前知者皆妄誕不足信但

可欺愚民而已通經明理者斷不爲其所惑也宋司馬光所論甚

當朕有取焉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擲還之○諭扈從諸臣朕往者

巡幸江甯地方情形旣已熟悉茲以閔河之便復來至此頃謁洪

武陵又過後湖見地方官裝飾舟船以待朕自出京以來緯夫之

外所需一切皆出帑金採辦不許分毫派取民間所御沙船特發

庫銀修造扈從人等需用小船俱倂以官價故於今日地方官豫

備之船非惟不御並未往觀欲爾等共悉此意並傳諭江南江西

總督傅拉塔等朕回鑾後勿謂此船乃朕所御妄令存貯其將造

飾物料俱行拆毀於應用處用之○賜江甯駐防八旗男婦年六

十以上者金京口亦如之○江甯士民數萬人各捧土產米果食

物奏稱 萬壽聖節在邇叩留 皇上駐蹕江甯使兆姓得遂頂  
祝之願 上諭朕定期二十七日賜宴二十八日啟行不必勉留  
爾等所貢方物但取米一撮卽如全納士民攀留再三 上以其  
誠懇命再留二日於三月初一日啟行○乙丑 上幸演武場賜  
將軍以下及官兵宴閱官兵射○ 上幸觀星台召部院諸臣問  
漢臣中有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能通曉乃問掌院學士李  
光地爾所識星宿幾何李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尙不能盡識  
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問古麻觜參今爲參觜其理云何李光地  
奏曰此理臣殊未曉 上曰以觀星台儀器測之參宿至天中確  
在觜宿之先觀此足信今麻之不誤矣又問堯時中星今移幾度  
李光地奏曰據先儒言已差五十餘度 上又問恒星動否李光  
地奏曰臣不能知惟新麻言恒星天亦動但其動微耳 上曰郭

守敬儀器不可行於今由不知恒星天動故也自來史志厤法多  
不可信質之以理類空言無實如熒惑退舍之說天象垂戒理則  
有之若果退舍後來推算者以何積算 上又歷指三垣星座問  
李光地不能盡舉其名 上指示從官厯歷明析尙書張玉書圖  
訥等奏曰 皇上聰明天縱觀文察理誠非愚臣等所能仰窺也  
上又披小星圖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諭諸臣自此老人星  
也李光地奏曰據史傳謂老人星見天下仁壽之徵 上曰以北  
極度推之江甯合見是星此豈有隱見也○丁卯以李煌爲廣東  
按察使由山東東充道還

三月戊辰朔 上發江甯府○以高承爵爲江蘇按察使由揚州府知府  
遷○賚江甯鎮江杭州駐防兵餉一月○己巳命開音布回京下  
河事務並交王新命管理○庚午諭扈從諸臣朕前閱中河初疑

狹隘今行經丹陽閱視河道亦復狹隘又聞眾官民俱言中河挑  
濬有益所關甚大爾等會同總河總漕確議以聞○河道總督王  
新命遵旨議覆尙書張玉書等奉命看河奏稱攔馬河洩黃水三  
壩原以宣洩黃河異漲之水似應仍留隨機開放再駱馬湖減水  
壩三座議留二座減水入中河留一座於遙隄之外又以中河偏  
近黃河而運河駱馬湖水俱入此河恐河窄不能容納令於中河  
往東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黃河衝決入海舊河形之處量建  
減水壩三座減洩臣竊謂既以運河駱馬湖水俱入中河河窄不  
能容納何必又留此二壩之水減入中河復於蕭家渡等處建壩  
減出不若將此三座減水壩俱留遙隄之外令由舊河形入海於  
蕭家渡舊河形三處量留缺口二處用竹絡裝入石塊酌水勢高  
下堵塞宣洩以免衝漫又以支河口議令閉塞於鄰近處建板閘

一座查支河口乃北運河會同微山湖荆山口彭河沂河泇河白馬等河並鎮口閘之水流入黃河之口一板閘豈能宣洩不若仍舊聽其流通如水勢淺阻則建草壩閉塞令其全入中河以濟運道又駱馬湖入黃河之口令臣驗明建減水壩二座臣兩次親驗隣外湖口水深二丈有餘難以建壩不若用竹絡裝石高出水面二三尺成造堵塞再查駱馬湖原止匯沂河白馬河運河微山等湖泛溢之水會入黃河至沐河本東流由沐陽入海鄰城之東八里許迎沐水之口有禹王臺相傳禹治水引沐水穿山而西恐其害鄰故築此臺遏水勢及明代毀臺取石修城以致數年來沐水西流由鄰城北會白馬河沂河等水入駱馬湖不惟沂鄰邳宿驛各州縣歲受淹沒之害而駱馬湖黃河亦愈覺泛濫應於禹王臺舊基處亦迎水用竹絡裝石堵塞內築土隄斷流令其仍舊由故

道入海非但駱馬湖黃河水勢得以減殺而鄰沂邳宿嶧各州縣亦可免淹沒再歸仁隄五堡減水壩被水衝壞議令修理臣查倒壞漫溢之口不止一處若止修五堡減水壩仍然無益請暫停修築得旨本內事情著扈從諸臣確議具奏○壬申 御舟次淮安府○甲戌 上率扈從諸臣自七里閘太平閘閱視高家堰一帶隄岸閘壩顧諸臣曰觀此隄岸頗爲堅固此隄亦不可無減水壩若將減水壩輕塞湖水勢大隄岸安保無虞但舊隄之外更築重隄實屬無益蓋湖面高隄勢卑若舊石隄果不能保以土新築之重隄何足以遏之徒使石隄兩面皆受水耳凡事必親厯乃知爾等其詳加閱視又諭諸臣曰前總河王新命奏言天長盱眙六合等處雨水皆自洪澤湖入高郵諸湖湖水漸溢田廬往往淹沒聞天長盱眙六合舊有河通江其形尙存今若疏濬此河使諸處雨

水歸之於江則淮流減而不溢隄岸不至衝決下河之水亦少而易涸矣朕於治河之事究心年久蓋黃淮水勢相敵則清口刷而海口開淮水弱則黃水倒灌湖底淤墊勢危而海口閉塞矣此千古不易之定理先年因高家堰衝決淮水東流無敵黃之力黃水倒灌湖底淤墊海口閉塞此其實驗也高家堰既有減水壩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但遇大澇之年淮水盛漲出清口不及則隄必受傷故朕意以王新命所奏亦有可行何則通江之河若堵挑濬必於淮水會合之處修置板閘苟淮水盛漲則啟閘以分其流黃淮均敵則閉閘不令旁溢如此庶可無患矣○乙亥尙書張玉書圖訥蘇赫左都御史馬齊侍郎賽弼漢席爾達張英徐廷璽河道總督王新命等會議中河事奏言從前挑濬中河原避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且束散漫之水使不致淹沒民田止因黃河

偏近不便挑寬應將中河無庸另議其駱馬湖減水三壩應如張  
玉書等所奏將二壩之水令流入中河其一壩之水留在遙隄之  
外令流入海至張玉書等奏駱馬湖入黃河口建減水壩二座支  
河口建閘一座中河北隄建修減水壩三座俱應停止如王新命  
所議行 上曰爾等奏言駱馬湖三減水壩以二壩水歸中河其  
一壩令水從遙隄外入海不致淹損民田否張玉書等奏曰遙隄  
外向有通流故道可無淹損 上曰所建諸壩爾等議用竹絡盛  
石可保永遠乎王新命奏曰若建石壩所費不貲不如竹絡費省  
易成且臣鄉川江泛濫亦常用此奏效 上曰中河之水取資於  
駱馬湖汝欲修禹王臺禦流入駱馬湖之水儻遇大旱之歲中河  
不至淺涸否王新命奏曰湖水甚大似可無慮 上又問諸臣曰  
中河偏近黃河黃水泛漲恐爲中河害柰何圖訥奏曰清江浦諸

處隄岸與黃止隔一綫從來亦未有衝決 上又顧王新命曰中河工尙未成善後事宜爾須留心隨處修治遙隄減水壩所關尤要天時旱潦不齊爾當相其緩急先時整理至於黃河險工靳輔修減水壩令水勢回緩甚善王新命奏曰 聖諭至當臣當竭力奉行

○丙子敘平楚逆夏逢龍功給湖廣提督徐治都辰州副將郭忠孝各一拖沙喇哈番餘遷擢有差 ○贈湖廣陣歿守備孟泰官廕 ○庚辰以盛京旗民日增事繁員少添刑部郎中二員外四筆帖式十四 ○以馬如龍爲浙江按察使由杭州府遷 ○乙酉 上

次天津由陸路啟行 ○丙戌 上還京師因安親王岳樂薨未發引親臨其第奠酒舉哀畢還宮 ○丁亥兵部議覆給事中能泰奏考取滿洲生員宜試騎射 上命如議又諭滿洲以騎射爲本學習騎射原不妨礙讀書考試舉人進士亦令騎射儻將不堪者取

中監箭官及中式人一併從重治罪○馬世濟有疾休致以董訥爲漕運總督

由兵部右侍郎遷

○戊子諭大學士等朕巡行南省閱視河

道江南淮安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稱譽前任河道總督靳輔思念不忘且見靳輔濬治河道上河隄岸修築堅固其於河務既克

有濟實心任事勞績昭然著復其原品○辛卯以王維珍爲兵部

右侍郎

由左副都御史遷

○壬辰以杜臻爲刑部尙書

原任工部尙書

○先是兵

部議御史錢三錫請定武闈條例一疏以馬箭中三箭步箭中二

箭者爲合式奉旨馬箭弓刀等項俱已合式惟因步箭中不及兩

箭不准合式似屬屈抑著再議至是議步箭雖未中式其射法精

善者亦准考取至比箭之時應令內大臣都統內閣大臣與臣部

公同監試庶善射者不致遺漏得旨嗣後武鄉會考試馬箭以中

四箭爲合式步箭以中一箭爲合式餘依議○丁酉以吳璵爲左

副都御史原任○增設八旗火器營操練官各五員每旗副都統一員兼領之

閏三月戊戌朔以阿山爲戶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吏部右侍郎

王封潔丁母憂命回籍守制○乙巳

上御經筵

○以郭琇爲吏

部右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丁未免河東今年鹽池課命江浙閩廣諸海

關毋征漁人稅○戊申以舒恕爲左副都御史

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

○予安親王岳樂祭葬立碑謚曰

顧汧爲內閣學士

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

○予安親王岳樂祭葬立碑謚曰

和○丙辰上啟鑾謁陵○戊午

上謁暫安奉殿

孝陵

至仁孝皇后孝昭皇后陵奠酒○己未上復謁暫安奉

殿回鑾○辛酉上還京師○壬戌上御中和殿受玉牒○癸

亥以旱命阿蘭泰徐元文同三法司清刑獄

夏四月戊辰以李迥爲左副都御史

由通政使遷

○乙亥頒御製孔

子贊序及顏曾思孟四贊命翰林官繕寫國子監摹勒分發直隸各省序曰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秉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勳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萬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摘筆而爲之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

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  
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用無踰獎  
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  
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勤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  
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摛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  
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  
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  
遠人克念作聖顏子贊曰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  
貳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  
用行舍藏王佐之器曾子贊曰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  
學在茲明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  
所基纂成統緒修明訓辭子思子贊曰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

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  
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孟子贊曰哲人旣萎楊墨昌熾  
子與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  
煌七篇並垂六義孔學攸傳禹功作配○己卯先是 上以雨澤  
愆期命大學士等傳問九卿政事得失令詳議陳明至是大學士  
伊桑阿等奏九卿言 皇上仁恩浩蕩蠲免錢糧慎重刑獄諸事  
盡善臣等實無可言 上復傳諭曰自去秋以來雨雪不能霑足  
聞直隸山西山東以至江南浙江皆旱心甚憂之屢諭九卿或有  
未當之事及應行之事令其陳奏曾不得一朕思政事失於下則  
災患應於上如影響然尙書洪範曰借恒陽若蒙恒風若去歲將  
舊任諸臣罷斥甚多擇其有品有守者用之至於在外督撫司道  
等官近亦頗有令聞似應風雨以時以此觀之所關必在於上非

由他故諸臣肯直言乎至祈雨一事朕非不留意前此屢率諸臣  
禱於天壇幸皆遇雨此天愛蒼生於朕毫無與焉目今諸臣誠  
心祈禱與朕祈禱無異若能切直言事是卽所以召甘霖也朕自  
幼過勞知慮所及弗復如前目力不能書寫細字諸疾時作不離  
灼艾今一身之識見精力不敢自恃惟爾諸臣之勤慎是賴明示  
朕懷與諸臣共悉之○遣理藩院尙書阿喇尼散秩大臣吳巴錫  
歸化城扎薩克大喇嘛阿齊圖綽爾濟一等侍衛阿南達使厄魯  
特諭曰噶爾丹必問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事爾等但述丑年  
四月之約並言達賴喇嘛向亦遣使至西海及我使者定議令羅  
卜藏滾卜阿拉布坦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同居一處至今尙  
未同居且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雖在我地駐紮並未受彼歸順分  
爲旗隊況厄魯特喀爾喀交惡之後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請曰乘

此機會欲復我讐但我兵器已易粟而食乞賜我等兵器亦曾諭而遣之曰厄魯特喀爾喀向俱誠心朝請職貢朕未嘗異視但欲使兩國罷兵安生而已豈肯給爾兵器使爾興戎耶其以是答之將此等案卷俱錄之以往爾等閒論時當以己意語濟爾噶郎寨桑曰噶爾丹儻不奉詔則絕爾等每年進貢貿易之路厄魯特人眾必大失利矣阿喇尼等又奏噶爾丹有請安進貢貿易等使欲與臣等偕發臣等應令其同來上是之賜噶爾丹敕曰朕統御宇內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失所朕心憫焉雖窮鄉異域之民亦必撫養俾以安和各得其所前聞喀爾喀右翼扎薩克內自作亂兄弟屬裔多歸左翼其左翼扎薩克兄弟屬裔亦有歸右翼者喀爾喀兩翼七旗汗濟農台吉等皆累世職貢與本朝通好今彼兄弟互相吞噬特敕達賴喇嘛約同遣使諭令和好其享安樂達

賴喇嘛謂朕垂憐眾生同於父母故遣使與朕所遣使臣等偕往使七旗喀爾喀會閱令其兄弟立誓此乃朕欲喀爾喀汗濟農台吉等式好無尤同享安樂之意也其後土謝圖汗奏至云聞厄魯特兩路來攻因而興兵迎敵朕念厄魯特喀爾喀皆累世職貢不絕並無異視若果交惡有一殘毀朕心殊爲不忍故敕所司傳檄於爾復諭喀爾喀土謝圖汗曰厄魯特噶爾丹恭順職貢有年果舉此大事豈有不奏聞於朕者或係不逞之徒從中交構離間若厄魯特未動而爾等先舉則此亂自爾始矣達賴喇嘛亦遣使與爾解紛朕又遣阿齊圖綽爾濟學士拜里前往此朕待厄魯特喀爾喀一體無異之至意也乃喀爾喀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自作弗靖違旨興戎又先發兵殺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又殺爾弟多爾濟扎卜是自取滅亡耳爾因彼先

舉遂興兵破喀爾喀其過在喀爾喀不在爾也爾本敬奉佛教之人雖焚喀爾喀地方廟宇毀其佛像朕亦不深責爾今喀爾喀爲爾所敗其汗濟農台吉等率舉國之人前來歸朕朕矜其流離窮困雖向非屬國而隨屬國之例誠心職貢且追念彼爲元之苗裔窮而來歸卽以所屬待之朕統御天下來歸之人若不收撫誰撫之乎故受而安插於汎界之外其窮困人民賑以米糧而嚴責其興戎之罪復其汗濟農台吉之號以車臣汗之子仍襲爲汗朕興滅繼絕之念非特於喀爾喀已也諸國有窮迫來歸者朕皆一體撫養不但朕所行如此卽達賴喇嘛養育眾生之心亦與朕同伊若歸達賴喇嘛亦必如是撫之戰爭非美事展轉報復將無已時譬敵愈多亦不能保其常勝是以朕欲爾等解釋前讐互市交易安居輯睦永息戰爭特遣使齋目前來汝果遵朕諭旨自今以後

各守疆界不興兵戎既不失輯睦之道爾兩國人民亦免塗炭朕  
嘗憮羣生俯念爾素不違旨特遣尙書阿喇尼等諭意又令伊拉  
古克三胡土克圖商南多爾濟等與達賴喇嘛使人同往○江西  
布政使多宏安按察使吳延貴以徇庇屬員革職○甲申河道總  
督王新命奏臣詳勘下河形同側金丁溪草堰白駒等海口誠洩  
水要道自開岡門白駒二口以來勢雖疾趨東下但深淺不等尙  
未一律深通應速行挑濬惟目今已屆孟夏伏水將至白駒一工  
去海不遠潮水甚大草堰一工挑過無幾應俟今冬明春水退潮  
消剋期興作丁溪一口去海稍遠臣相度形勢自沈家龕至撈魚  
港及丁溪閘下未挑工程次第先行挑濬至串場河爲西來諸水  
匯歸下丁溪草堰白駒等河入海之要道所有應挑三十七里已  
乘時趨挑下所司知之○乙酉以王樸爲江西布政使由山東按  
察使遷

○丁亥轉王維珍爲兵部左侍郎以吳璵爲兵部右侍郎

由左都御史遷

○以蔣毓英爲江西按察使

山按察司副使督臺灣府事遷

○

壬辰鄂羅斯遣

都御史

使費要多羅等至尼布潮地方請議分界事宜

上復遣領侍衛

內大臣索額圖等赴尼布潮就議○命臺灣鑄錢○喀爾喀台吉

岳蘇圖阿海率所屬內附○以許三禮爲左副都御史

山順天府尹遷

○甲午先是喀爾喀土謝圖汗等以米糧將盡續到二萬餘人不

能贍給奏請賑濟 上命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等齋銀兩茶

布前往散給至是諭大學士等朕聞喀爾喀乏食有至餓死者深

爲軫念頃雖令費揚古等齋茶布銀兩採買牲畜賑其乏絕但採

買尚需時日若不速發糧以拯之則死者愈多澤卜尊丹巴胡土

克圖見有貿易橐駝百餘在張家口並內駟廠及太僕寺橐駝共

發一百並張家口倉米星速運到散給計支一兩月間費揚古等

所買牲畜可繙之矣如此則喀爾喀可活也其令侍衛吳達禪侍  
讀學士西拉牧廠侍衛太僕寺堂官戶部賢能司官各一員前往  
經理

五月壬寅以旱停修葺工程○乙巳以阿蘭泰爲武英殿大學士  
由吏部尚書遷徐元文爲文華殿大學士由戶部尚書遷○轉鄂爾多爲吏部尚  
書麻爾圖爲戶部尚書以顧八代爲禮部尚書由侍郎遷○丁未以郭  
琇爲左都御史由吏部侍郎遷王隴爲戶部尚書由浙江巡撫建總督遷○以楊廷  
耀爲山東按察使由濟寧道遷○戊申諭大學士等翰林院掌院一官  
職任緊要必文學淹通眾所推服者始克勝任凡翰林撰擬之文  
亦須掌院詳加刪潤然後成章朕觀邇來皆草率從事衙門事務  
頽廢殊甚聞明代大學士有兼管掌院之例大學士徐元文著兼  
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庚戌大學士九卿等奏近聞山東河南

大雨霑足直隸大名諸府皆有雨京城昨晚亦已得雨 皇上於  
宮中日日虔禱朝夕儆惕茹素修省憂勞過甚請稍舒 審懷以  
頤養 聖躬 上曰朕可與他人比耶先人而憂後人而樂理固  
宜然近因久旱無雨憂勞過甚以致虛弱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  
日前祈雨朕雖未躬往而每次祈禱朕皆竭誠齋戒荷天之眷得  
降雨澤此後雨澤霑足朕庶解焦勞也又命禮部侍郎張英傳諭  
諸臣曰朕從來覽觀載籍備悉古帝王遇災修省之道所以深加  
儆懼遇有災變卽小心兢業朕之憂慮恒在眾人之先今畿輔地  
方亢旱日久念係根本之地故朕心甚爲憂惕寢食靡甯耳可傳  
諭諸臣知之○壬子以李振裕爲吏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以興永  
朝爲福建浙江總督由偏沅巡撫遷○癸丑禮部奏雨澤愆期先後祈禱  
皇上當致齋之日齋居殿右兩餐進粥朝夕靡甯本月十四日

雷電大作繼以甘雨萬口歡騰皆謂天心默佑自此霑足有期請

聖躬調攝起居服御一切如常又查祈禱之後遇有雨澤必行

報祭應照例舉行得旨屢經虔禱雨澤雖降尙未霑足朕焦勞猶

甚所奏辭語太過苦飭行○丙辰以鄭端爲偏沅巡撫由安徵布政使遷

○戊午以孫在豐爲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壬戌禮部右侍郎

張英等以編纂孝經衍義告成進呈 御覽得旨孝經一書 皇

考世祖章皇帝以孝爲萬事之綱五常百行皆本諸此命儒臣博

採羣書加以論斷名曰孝經衍義朕繼述先志時命纂修今書

已告成著刊刻頒發以副 皇考孝治天下至意○癸亥理藩院

奏前因喀爾喀厄魯特於邊境構兵奉 上諭蘇尼特四子部落

毛明安吳喇忒鄂爾多等旗共派兵六千俱令於沿邊形勝之地駐防又令歸化城兩旗派兵一千屯駐城內以備緊急調遣今

既傳聞厄魯特發兵二支一  
支從阿爾泰之後攻昆都倫一  
支從達爾漢親王旗分之北前進應較去歲所發之兵量減其半仍令  
前所派領兵王貝勒台吉等照常備之八旗遊牧之地所有察哈  
爾兵內不論護軍驍騎選人材健壯者一千備之得旨著各在家  
豫備以俟調遣○乙丑工部尙書翁叔元以遷葬乞假允之

六月丁卯以佟國佐爲安徽布政使

原任湖廣布政使

○甲申御史李時

謙奏弭盜事宜諭大學士等李時謙以盜案令文官舉報緝拏則責之武官如此而盜賊可弭朕就根本處言之若果家給人足孰肯爲盜然託之空言則易行之實難朕自聽政以來早夜孜孜惟以吏治民生爲務凡事之可行與否俱加詳審文官管民凡巡察鄉村嚴緝奸宄是其專責今若置之不論獨責之武官則州縣兵少不但不足以緝盜即使業已緝獲文官審訊時又謂其誣良爲

盜此豈可行者耶朕欲卽降旨申飭恐言官畏懼不言此本不准行○戊子轉鄭重爲刑部左侍郎以高爾位爲刑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原任○都察院遵旨議覆給事中錢晉陽御史王君詔奏參廣東廣西總督吳興祚鼓鑄浮冒戶部不行稽覈一案查吳興祚

先經題請鼓鑄銀兩就本省司庫支銀三十萬兩於康熙二十六七兩年止奏銷十二萬九千餘兩餘銀十七萬餘兩並未奏銷又戶部據咨私撥江蘇銀三十萬兩未經具題並無著落應將吳興祚降三級調用其據咨撥給不行稽覈之原任戶部尚書科爾坤見任尚書今升吏部尚書鄂爾多原任侍郎今升總督董訥見任侍郎傅臘塔俱降二級調用得旨鄂爾多董訥居官尚優著帶所降之級留任餘依議○壬辰調阿喇彌爲盛京戶部侍郎由刑部右侍郎○甲午以索諾和爲吏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

東華錄

康熙四十四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秋七月丙申以噶世圖爲刑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己亥以石琳

爲廣東廣西總督由雲南巡撫遷

○庚子諭兵部軍罪犯人身故無子其

孤寡之婦仍留配所情實可矜著令回籍○以王國昌爲內閣學

士由內閣侍讀學士遷

○壬寅諭禮部奉 皇太后慈諭皇貴妃佟氏孝敬

性成淑儀素著鞠育眾子備極恩勤今忽爾遘疾勢在瀕危予心

深爲軫惜應卽立爲皇后以示寵褒欽此前九卿諸臣屢以冊立

中宮上請朕心少有思維遷延未許今祇遵 慈命立皇貴妃佟

氏爲皇后應行典禮爾部卽議以聞○癸卯冊立 皇貴妃佟氏

爲 皇后頒詔天下○甲辰申刻 皇后崩 上輟朝五日○丁

未奉移 大行皇后梓宮至朝陽門外享殿 上親臨送○乙卯

初祭 大行皇后 上親臨舉哀是日 上除服○丙辰繹祭

大行皇后

上親臨舉哀○諭朕巡幸江南凡所經歷於編氓疾

苦必詳加體察如傷念切每需恩賜朕過邳州親見彼處田地多

爲水淹耕耘旣無所施賦稅於何取辦其見在被淹田畝應納地

丁及漕項錢糧俱行蠲免歷年逋欠亦盡予豁除該督撫卽行出

示徧曉窮鄉仍不時廉察儻有仍行私徵者題參從重治罪以副

朕愛恤民生至意○遣官察畿輔旱災○丁巳以博際爲內閣學

士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遷

單璧爲左副都御史由通政使遷

○戊午以王繼文爲

雲南巡撫原任

○庚申封 大行皇后父內大臣舅舅佟國維一等

公世襲○是月免陝西涇州雹災田租

八月壬申滿月祭 大行皇后 上親臨舉哀○癸酉 上巡幸

邊外啟鑾○丙子 上駐驛恩格木噶山賜居民白金○諭扈從

諸臣前諸王大臣以朕因歲旱之故抑鬱蹕甯兼遇喪事體加勞瘁再三懇請行幸郊外以養朕躬朕允所請而行內地荒旱已遭官往察今觀口外田畝亦因旱歉收故朕於此處貧民悉行補助又聞此地馬斃甚多恐無知者罔識朕心乃謂朕以遊嬉而來也諸臣叩首奏曰天下所賴以生者 皇上耳 聖躬大安則臣等不勝歡忭若有謂遊嬉而來者必非人類臣等仍叩請行幸邊外

以養

聖躬報聞○丁丑

上駐驛富爾堅噶山○諭內大臣大

學士等朕自春至今緣茲旱災無日不殷憂軫念近出口閱視更不堪寓目當此仲秋之時卽以山核桃作粥而食若時届冬春何以存活且聞諸蒙古所在亦然如此情形躬親目擊憂憫不能自止前於口外積糧特爲眾蒙古計今蒙古牲畜目前尙可支持若

不豫給米糧則牲畜羸瘦至極窮困之時雖再議給賑無論彼不能承領此閒亦無術可以運致矣今擇賢能官分遣諸處察其實相近卽以就近口上所收糧食量給之則所需之糧不至萬斛而眾蒙古之困苦可救糧食足而牲畜存漸遇豐年庶可得濟其集議以聞尋議差理藩院官前往會同各扎薩克等令於喜峯口古北口殺虎口張家口獨石口相近之處領賑再行文戶部於五口上豫備米糧確查蒙古貧人每口給米以五斗爲率 上曰爾等議人給米五斗誤矣應遣蒙古侍衛及通蒙古語滿洲侍衛前往會同該王協理旗下事務台吉等明白清察窮人數目若干應給米若干可以度日處細加詳算交與王台吉等贍養則速而且易王台吉等皆朕所信任之人有何不可信散米時令王台吉等親

身來領以巴林翁牛特二喀喇沁爲一起二土默特敖漢柰曼爲一起蘇尼特察哈爾八旗爲一起扎魯特阿祿科爾沁爲一起詳查實數散給○戊寅 上駐驛博洛和屯賜西巴爾臺居民銀米○己卯賜張三營居民銀米○甲申予故內閣學士孫在豐祭葬○戊子原任福建浙江總督王隴奏日本商船應令停泊定海山道官察驗方許貿易 上諭大學士等此事無益朕南巡時見沿途設有臺座問地方官及村莊耆老據云明代備倭所築明朝末年日本來貿易大船停泊海口乘小船直至湖州原非爲劫掠而來乃被在內官兵殺盡未曾放出一人從此釁端滋長設兵防備遂無甯期今我朝凡事皆詳審熟計務求至當可蹈明末故轍乎且善良之民屢遭水旱迫於衣食亦爲盜矣武備固宜豫設但專任之官得其治理撫綏百姓時時留意則亂自消弭否則盜賊蠭

起爲亂者將不知其所自來不獨日本也○是月免湖北鍾祥等六州縣河陽衛旱災賦

九月戊戌 上駐驛拜察和洛賑喀爾喀台吉信順額爾克戴青等六旗○諭大學士等滿濟思哈碩色朱布爾哈什哈等並從寬免死照定例完結至求入內地之喀爾喀等互相殺奪若不速爲安插漸致流亡今宜專遣大臣收集喀爾喀散亡之眾又諭昔

太宗文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旗蒙古後欲全收北邊喀爾喀未及行而 太宗文皇帝賓天後蘇尼特騰機思所尙我國公主騰機思向喀爾喀哭云爾如何負 太宗文皇帝仁恩殺我妻耶爾等欲殺我妻將我一併加戮如此堅執故我國公主未曾遇害今聞喀爾喀國內饑荒互相殺擄朕欲普天萬國皆得其所故特遣大臣收集流亡使安

插得所伊桑阿等奏曰 皇上聖諭誠天地覆載之心也 ○癸卯  
上還京師 ○庚戌戶部議准郎中殷特等會同直隸巡撫于成  
龍奏臣等察勘直屬被災地方宣化廣平真定等府所屬被災十  
分者共四十四州縣衛所請將本年未徵錢糧豁免並發各屬所  
貯倉糧通行賑濟若米穀不敷動正項錢糧折米支給又保定順  
德大名順天河間等府五十六州縣衛所被災七八九分不等請  
照定例按被災分數酌免錢糧 上諭大學士等小民生計最多  
苦辛今人動稱耕九餘三談何容易農家終歲勤勤幸遇有秋而  
穀價又貴欲辦八口衣食與來歲耕種之資猶恐不足安得寬然  
有餘一遇歉歲不免顛連困苦矣惟富饒業戶陳陳相接賤買貴  
賣每獲厚利然賴有富戶居積猶得散糴民間以濟荒歉若使盡  
爲災黎其何以堪自古帝王生長深宮少知稼穡艱難與民疾苦

朕軫念民艱時常巡省周諮博訪悉知窮簷困踣之狀實可哀憐直隸械災地方本年未徵錢糧及康熙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俱應蠲免著候諭旨行○予故原任吏部侍郎張鵬祭葬○辛亥諭戶部朕勤求治理篤念民依欲使婦子幹甯用是頻蠲租賦若遇荒歉倍切焦思今畿輔亢陽播種愆期年穀不登民艱粒食旱災情形朕軫念已久夙夜殷勞顧此熒熒之民餬口尚不能給若更責以輸將必致流移失業朕甚憫焉其直隸未徵稅糧俱予豁免仍著免明年額賦之半○王子大學士伊桑阿等進纂輯政治典訓式樣得旨朕御極三十年來惟兢兢祇畏常存始勤終怠之虞孜孜不已每思滿損謙益之戒今閱此書增愧於懷况比年不登民生未遂地震星變往往頻仍正當君臣上下協心同慮撫綏萬邦夙夜謹勉尚且不暇豈容自矜自伐以重己過違道取譽以務

虛名欲將此書停止編摩卿等其議之○左都御史郭琇奏爲特參近臣植黨營私招搖撞騙罪有可誅仰請乾斷事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試約畧一二爲 皇上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國政爲士奇者卽當竭力奉公以報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外內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他人之聲譽總未著聞何士奇一人而聲名赫奕乃至於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頊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之大小卿

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卽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眞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眞是士奇等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東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價直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成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季芳開張段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餬口之窮儒而今忽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

國帑卽剝民膏是士奇等眞國之蠹而民之賊其罪之可誅者三也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著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駕南巡時上諭嚴誠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督不畏死卽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餽黃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則他處又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等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壟斷而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卽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名敗教豈不玷朝廷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頊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旣觀望而不敢言趨勢者復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負罪滋大故不避怨嫌仰請

立賜龍謚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得旨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俱著休致回籍王頃齡何楷著留任該部知道○冊謚 大行皇后曰 孝懿皇后

冬十月乙丑內閣學士拜禮以病乞假允之○辛未諭議政大臣等喀爾喀來降者飢困已極自相劫掠應速置扎薩克遣賢能蒙古王台吉等曉示法度收集離散爾等其確議以聞尋議喀爾喀扎薩克內有已至者有未至者除左翼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墨爾根濟農羅卜藏台吉等分編旗隊之處暫置不議外左翼車臣汗協理納木扎爾額爾德尼濟農盆楚克伊爾登濟農車臣伊爾登濟農洪俄爾戴青台吉車卜登額爾克台吉信順額爾克戴青所屬敖巴額爾克阿海台吉右翼白蘇特察罕巴爾車臣台吉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台吉等皆大台吉也俱宜授爲扎薩克仍存

其額爾克名號又陸續來降額爾額沙布隆胡土克圖所屬阿爾達兒諾爾卜等扎薩克俱未到各隨彼所願歸旗分收附俟扎薩克到日再議至土謝圖汗所屬齊巴克台吉之夥伴等皆令併與土謝圖汗及信順額爾克戴青其車臣汗之信順額爾克戴青等俱照四十九旗編爲旗隊於陰山後各旗蒙古賢能都統副都統長史參領之中每一扎薩克選二人與派出之蒙古王等帶去令其駐紮彼地以來年草青時爲期指示法禁如四十九旗一例施行喀爾喀所居遙隔應以車臣汗爲兩路信順額爾克戴青爲一路敖巴額爾克阿海台吉察罕巴爾爲一路車臣台吉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台吉爲一路遣行所遣蒙古王台吉與理藩院大臣官員候 皇上簡用至彼處明諭扎薩克等限來秋各將散失之人盡行收集若過期卽給與收養之旗分儻仍有應授扎薩克等

卽會同扎薩克列名奏聞該衙門注冊其車臣汗之信順額爾克戴青等向係扎薩克伊等所屬後授小扎薩克如有大事仍令稟聞完結右翼扎薩克察罕巴爾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車臣台吉等其舊扎薩克未到伊等事件卽令伊等自行完結得旨車臣汗之兩路著爲一路遣土謝圖親王沙津台吉阿喇布坦台吉巴忒馬什侍郎文達去信順額爾克戴青敖巴額爾克阿海台吉爲一路遣達爾漢親王諾內台吉畢力克圖台吉德木楚克郎中布彥圖馬迪去察罕巴爾車臣台吉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台吉爲一路遣台吉多爾濟思希卜台吉吳爾圖納蘇圖副都統馬錫侍講學士達虎郎中巴扎爾去賜喀爾喀敕曰朕統御宇內撫育萬邦率土人民皆我赤子儻一夫失所朕心惻焉雖窮荒異域之民亦撫養使人各得和樂此朕本意也前聞喀爾喀兩翼之汗濟農台

吉等互吞屬裔不相親睦恐兄弟不合異日必致有侵陵之禍特遣尙書阿喇尼台吉巴忒馬什等會盟令爾兄弟誓和後果以不和之故與厄魯特噶爾丹交惡相攻爾爲所敗棄其妻子土地屬裔牲畜迫而來歸朕念爾歷世誠心職貢不忍爾之散亡安插於汎界內外賑其窮餓令爾汗濟農台吉等安集如故以車臣汗之子襲其汗號朕暫留爾等收集散亡俟厄魯特事定之日仍歸故地駐牧今見爾等並無法度不能約束以強陵弱自相劫奪儻不速行曉諭定法督察則汝見在人民益至離散矣是以將車臣汗旗下納木扎爾額爾德尼濟農盆楚克伊爾登車臣伊爾登濟農洪俄爾戴青台吉車卜登額爾克台吉信順額爾克戴青旗下敖巴額爾克阿海台吉右翼白蘇特察罕巴爾車臣台吉額爾德尼哈灘巴圖爾台吉等增設扎薩克收集離散之眾分爲旗隊以便

督察禁止盜賊妄行教以法度特令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諾內台吉多爾濟思希卜等齎敕諭扎薩克王等旗下都統副都統長史等官每扎薩克著二員駐至來年草青之時示以規模安插前去爾等自今以後果能欽遵朕旨謹守法度寇盜不興禍亂不作爾等遺民漸次得所庶副朕撫育歸降愛養羣生至意○  
以西拉爲內閣學士出內閣士選○吏部議左副都御史許三禮奏參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革職之後留戀長安以修史爲名與高士奇招搖納賄並其子徐樹穀違例考選奉有徐乾學回奏之旨今據徐乾學回奏臣從前具本辭職蒙 皇上隆恩留京充各總裁並非私行潛住臣子徐樹穀考選時亦係請旨准行非敢違例查徐乾學係奉旨留充各館總裁徐樹穀亦係請旨考授御史其與高士奇招搖納賄之處並無實據許三禮所奏不實應降二級

調用得旨許三禮著降二級從寬留任○癸酉先是御史張星法奏參山東巡撫錢珏貪惡穢迹上命錢珏明白回奏錢珏奏臺臣所參諸款毫無影響不知何所從來後接御史盛符升寄臣書始知臺臣張星法所參皆左都御史郭琇吏部侍郎王颺冒之指使蓋郭琇曾以私書致臣屬薦山東知縣教諭等官臣概不允王颺冒曾以臣訪拏豪民手書求寬臣亦拒絕因而觸怒捏造虛款屬託臺臣以致無罪被糾事下吏刑二部及都察院嚴審至是刑部等衙門審據郭琇供稱並未屬託張星法奏參錢珏但曾寄私書與錢珏屬薦知縣等官應革職擬杖折贖其私書同列名之太常寺少卿趙嵩御史鹿廷瑛馬光郎中高啟元並應革職據張星法供稱並未聽郭琇私屬奏參錢珏但張星法差段惟永往山東訪問錢珏款迹據段惟永供稱曾聞張星法有本堂郭琇令參錢

珏之語張星法亦應革職擬杖折贖御史盛符升自爲言官將糾參錢珏之處寄書錢珏不合應降三級調用王鷗昌所寄錢珏原書錢珏並未首送應俟交刑部之日再議得旨郭琇本當依擬處分念其鯁直敢言屢經超擢從寬免革職治罪著降五級調用張星法降二級留任凡言官理應各盡職業不得扶同結黨趙嵩鹿廷瑛馬光高啟元居官無所表見乃依郭琇同致私書明係黨附殊爲可惡俱革職流徙奉天地方盛符升降三級調用錢珏旣接私書彼時不行奏聞今被糾參始行舉出殊屬不合著以原品解任餘依議○大學士伊桑阿等奏政治典訓一書前奉諭停止編纂臣等再三集議自二帝三王迄明洪武歷代紀載皆有成書仰惟皇上聖德神功超前軼後美不勝書懇賜仍行編纂昭示臣民得旨政治典訓朕欲停止編纂覽卿等奏歷代俱有成書懇請

仍行纂修著依議行○甲戌奉移 孝懿皇后梓宮往山陵 上  
親臨送○戊寅諭大學士等山東紳衿最稱桀驁且好結朋黨巡  
撫宜簡用風力之人著以內務府總管佛倫補授○庚辰 上親  
謁 暫安奉殿 孝陵至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陵奠酒是日  
孝懿皇后梓宮至山陵奉安享殿○辛巳免盛京興京屯莊旱  
災田租發粟贍兵士食○壬午發帑金三十萬兩賑畿輔○諭直  
隸巡撫于成龍直隸地方朕屢蠲免錢糧百姓竟無起色今年亢  
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宮俯念民生苦困衣食艱難宵旰焦勞時  
欲流涕業經遣官察賑復與蠲免正供地方大小各官遇此荒年  
束手無策於民何益爾等受國厚恩爲民父母甯獨不愧於心當  
思良法使貧民不墮溝壑以副朕軫念閭閻至意○甘肅岷州衛  
邊外生番黃高僧登燭堅錯率番目部眾內附○湖廣巡撫楊素

蘊以病乞休得旨楊素蘊居官並無善狀被災處所不親行察勘  
託病求罷殊爲可惡著革職○癸未葬 孝懿皇后 上駐蹕湯  
泉○副都御史許三禮奏爲特參大臣紊亂國制肇釁開端謹據  
實題參仰期嚴敕窮究以杜專擅之漸以垂永久之制事竊惟  
聖朝律例三品大臣子弟不許考選科道獨原任刑部尙書徐乾  
學贍恃胞弟徐元文 欽點入閣勢案成例遣子赴考見在補職  
臣屬堂官具奏題明蒙 皇上著乾學明白回奏乾學將自己潛  
住招搖穢迹欲以奉旨留京一語蓋之徐樹穀違例考選指稱吏  
部題請閣臣奏明等語鉗制言官要之 皇上之留徐乾學者留  
於史館辦事豈留於地方招搖物議沸騰閣臣之奏明者不過奏  
避閱卷之嫌疑豈有題破歷來之定例今乾學不引咎悔過反執  
吏部閥臣之請雕琢字眼粉飾要旨欲坐臣以指參不實之咎而

使樹穀仍居御史之職明欲肇釁開端紊亂國制專擅之漸不可  
不防更奇者徐乾學律身不嚴教子無方穢跡昭著有案可據尙  
敢肆口妄言好講忠孝大義希圖簧惑 聖聰不得不列款糾參  
懇乞窮究逐件刑訊並嚴敕吏部將題請徐樹穀與考之疏閣臣  
啟奏之疏檢發會議以服眾心所有贓款列於左一乾學於丁卯  
鄉試戊辰會試在外招搖門生親戚有名文士各與關節務期中  
式有蘇州府貢生何焯往來乾學門下深悉其弊特作會試墨卷  
序文寓言諷刺乾學聞知卽向書鋪將序抽毀屬託江蘇巡撫訪  
拏何焯至今未結一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鹽商項景元於揚州  
貿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閒著伊孫壻史姓家人李相押同  
景元於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帳共結算本利一十六萬兩又布  
商陳天石新領乾學本銀十萬兩見在大蔣胡同開張當鋪其餘

銀號錢桌發本放債違禁取利怨聲滿道一乾學以門生李國亮爲江蘇按察使代爲料理國亮差劉管家送銀一萬兩交乾學管家吳子彥吳子章收遇節送銀四百兩小禮銀四十兩生日送銀一千兩吳子彥爲張汧事發逃回俱子彥胞弟子章收伊弟元文入閣辦事國亮差劉管家送賀禮五千兩交吳子章收繳一乾學認光棍徐紫賢徐紫書二人爲姪通同扯縫得贓累萬紫賢紫書見造爛面胡同花園房屋書辦之子一朝富貴胡爲乎來乾學之贓半出其手一乾學伊弟拜相之後與親家高士奇更加招搖以致有去了余秦檜來了徐嚴嵩乾學似龐涓是他大長兄之謠又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瀆人之對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學果能嚴絕苞苴何以加此醜語耶一乾學遺弟徐宏基徧游各省名爲抽豐獨於河南磁州彰德等處久戀一載有餘放賭

宿妓良民受苦怨聲載道一乾學買憲臣傳感丁在京房屋一所  
價銀五千五百兩買慕天顏無錫縣田一萬頃京城繩匠胡同半  
截胡同南橫街新造房屋甚多不能枚舉蘇州太倉崑山吳縣長  
洲常熟吳江等州縣俱係徐府房屋田地一乾學之子徐樹屏徐  
樹聲於甲子貢緣中式弊發黜革行止有虧莫此爲甚以上各款  
百未盡一伏乞立賜處分云云得旨許三禮身爲言官凡有糾參  
自應據實指陳前參徐乾學奏內不一併指出乃於部覆議處之  
後復行列款貝奏明係圖免己罪著嚴飭行該部知道○乙酉禮  
藩院尙書阿喇尼自厄魯特歸奏臣等八月初七日抵厄魯特噶  
爾丹之地頒敕書賞物畢臣等與噶爾丹行抱見禮旣坐問臣曰  
爾卽來盟喀爾喀七旗之尙書耶曰然又問云爾去歲往色棱碩  
地方以何事去亦有兵否臣答曰鄂羅斯察罕汗以東方邊境之

事奏請會議

聖上遣我往諭所攜兵僅及二千而已中途值汝

厄魯特與喀爾喀之亂 聖上聞之念厄魯特喀爾喀交戰我等

經行汝等必各疑爲援兵故令駐境上今年復遣議此事語畢乃

饗臣等本月十八日噶爾丹招臣等入其廬屏人言曰 聖上洪

仁惠育羣生欲使協和共享昇平我亦與其中也我身安樂之策

孰者爲善伏祈 聖上指示願得遵行但澤卜尊丹巴士謝圖汗

等首亂無故起兵殺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達

聖上之旨前此再三陳奏爲此兩人耳臣等答之曰澤卜尊丹巴

士謝圖汗等窮迫亡命來歸我 皇上爲統馭天下中國之主此

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至爾屢次章奏 聖上明鑒久

已悉彼之曲諒爾之直始降敕書諭止戰爭仍歸和好爾又何必

屢以此事爲言耶二十二日噶爾丹遣丹濟拉及格墨沽英以所

覆奏疏授臣臣等語之曰達賴喇嘛使人及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等亦爲此事將至亦以此語覆之抑或有他語乎丹濟拉以其汗之言來覆曰達賴喇嘛所言之事若與 皇上敕諭相同我自無他說也二十四日噶爾丹西向遊牧臣等於次日起行而歸得旨厄魯特喀爾喀皆職貢之國頃者兩國交惡相攻朕不忍見伊等無知爭殺不得安生特遣大臣開導曉諭仍前和好今噶爾丹稱聖上洪恩惠育眾生欲使和協共享太平我亦與其中聖上指示願得遵行已具悉矣該部知道○己丑以吳璵爲湖廣巡撫由郎選右侍郎○辛卯 上出龍井關駐蹕灤陽口○壬辰 上還次湯泉○癸巳 上謁 暫安奉殿 孝陵至 仁孝皇后 孝昭皇后 孝懿皇后陵奠酒

十一月丙申 上還京師○辛丑諭大學士內務府總管等朕因

皇太后所居 南壽舊宮歷年已久特建 新宮比舊更加宏  
敞輝煌今已告成應卽恭奉 皇太后移居可傳諭欽天監敬謹  
選擇吉辰禮部詳考典禮以聞○乙巳 上幸南苑行圍○癸丑  
上還宮○甲寅諭戶部朕念小民衣食惟田畝是賴必年穀順  
成斯生計無乏若遭罹荒歉饉粥尚且艱難正賦安能輸辦今年  
湖北亢旱爲災已遣官會同該督察勘今據將武昌等府所屬二  
十九州縣八衛所災傷分數勘明具奏朕心深用軫念儻不亟蠲  
恤恐致流移失所武昌等四府今年錢糧前已全蠲其被災二十  
州縣四衛所康熙二十九年上半年地丁錢糧著與蠲免荊州安  
陸二府所屬被災九州縣四衛所本年地丁錢糧除已徵在官外  
其未經徵收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亦盡行蠲免爾部迅行該  
督通行曉諭務使均沾實惠以副朕拯濟窮黎至意如民人或致

流散不肖官役蒙混侵蝕及仍行私徵者將該督撫一併嚴加處  
分○丙辰厄魯特額林台吉奏臣父楚虎爾吳巴錫乃厄魯特胡  
他蓋圖哈爾呼喇第三子也楚虎爾吳巴錫生子五人長子班第  
爲噶爾丹所殺次子阿南達三子羅卜藏胡土克圖四子勞章俱  
歿五子額林臣卽臣也臣親兄班第長子多爾濟塞卜騰在噶爾  
丹所次子卽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同居之憨都台吉也康熙十  
五年噶爾丹伐臣父楚虎爾吳巴錫執之殺臣親兄班第分取臣  
屬裔監守臣父子去歲厄魯特喀爾喀作亂交戰守臣之人乃臣  
屬下舊人爲所分散者皆背噶爾丹而向臣臣得聞而攜臣子弟  
台吉十餘人弓箭手五百餘人計一千餘口來投 皇上臣父不  
能得脫見在噶爾丹所臣來至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額爾德尼和  
碩齊地方與臣兄子憨都台吉同居安插何地作何措置伏候

皇上加恩得旨額林臣台吉爲噶爾丹所禁今逃出歸降其令與  
慾都台吉等暫且同居並令約束其下毋致盜竊生事○己未管  
理修書總裁事務原任刑部尙書徐乾學請假省墓並請以奉旨  
校讎之 御選古文會典明史一統志諸書帶歸編輯允之○庚  
申理藩院奏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臧宜甯等稱伊師喇  
木占巴喇嘛復轉生於世祈請往殮議不准行 上曰蒙古之性  
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詳其真僞便極誠叩  
頭送牲畜等物以爲可以獲福長生至破蕩家產不以爲意而奸  
宄營利之徒詐謂能知前生事惑眾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  
教諸蒙古篤信喇嘛久已惑溺家家供養聽其言而行者甚眾應  
將此等詐稱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辛酉 孝懿皇后升祔  
奉先殿

十二月癸亥朔諭大學士等朕覽書籍邊外諸處各蒙古等在明代時屢侵邊境卽伊各蒙古內亦互相戰鬪不得甯謐 太宗文皇帝統馭以來各蒙古皆安靜矣如朕所見三十年來各蒙古俱獲安生極其恬息彼等歡欣稱道謂從未聞有如此太平令我諸蒙古安然共享昇平者皆出自聖恩所賜伊桑額等奏曰 皇上視天下百姓盡如赤子故使內外之民各得其所如此○乙丑諭戶部朕撫育烝黎務期休養閭閻疾苦時軫朕懷今總督范承勳奏雲南屯地錢糧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每歲拖欠懇請分年帶徵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遷移叛屬家口運送勞瘁本年正賦輸將尙屬艱難復令帶徵逋租必致益滋困累著將厯年所欠屯賦銀七萬一千二百餘兩米麥等項十萬七百石盡行蠲免以示朕軫念民生至意○丙寅 皇太后移居 甯

壽新宮儀仗全設 上率王以下內大臣侍衛行禮○除長蘆新增鹽引課○戊辰以張英爲工部尚書由禮部左侍郎遷○先是 上以

出禮部左侍郎遷

○先是

上以

江南儀真河閘關繫運道命河道總督王新命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漕運總督董訥詳閱議奏至是王新命等奏儀真河閘爲上江漕艘經由要道閘外江口北新洲一帶俱係乾涸而北新洲之外又有沙漫洲平鋪於江中橫亘二三百丈難以築壩若白沙漫洲尾從北新洲復內向東北斜開引河以通四閘不能保無坍淤似仍應挑北新洲舊河身直通四閘一切糧艘令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其日久或有淤阻之處應聽河臣酌量挑濬下所司知之○辛未達賴喇嘛遣使善巴陵堪卜入貢請安且密奏言我起行時往達賴喇嘛所未見第巴出語我曰達賴喇嘛令奏聖上但擒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畀噶爾丹則有

利於生靈此兩人身命我當保之奏入

上遣班雜爾喇木札木

巴額木齊格隆等齎敕諭達賴喇嘛敕曰朕恭膺天命統御率土  
人民無分中外皆欲使之罷息征戰各享安樂以免散亡諸處之  
民有困窮來歸者必使之得所初無異視爾喇嘛承奉釋教濟度  
眾生朕與爾同一意也厄魯特喀爾喀向於朕爲職貢之國亦供  
奉爾喇嘛爲施主聞兩國交惡相攻朕與爾會同諭其罷兵使相  
和睦發敕遣使不啻再三此朕與爾念厄魯特喀爾喀相攻必有  
一家敗亡失所而欲止其戰爭同歸於好原非有偏徇一家之意  
也後厄魯特喀爾喀不從朕與爾之言竟至交戰喀爾喀敗竊極  
來歸朕受之安插邊塞內外給米糧牲畜以濟其困若等如往歸  
爾喇嘛想喇嘛亦必如是以養之也今爾喇嘛所遣使人善巴陵  
堪卜奏稱爾之言曰當擒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畀噶

爾丹伊等身命我當保之凡作君作師者濟窮繼絕乃不易之常  
經今如擒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而界噶爾丹是偏於  
一家矣朕與爾向來欲厄魯特喀爾喀相與和好之意安在乎朕  
與爾向來之意舉無所偏庇是以屢屢遣使往諭卽今亦仍冀其  
和好也目下朕遣尚書阿喇尼使於噶爾丹據其所奏言噶爾丹  
敗於策妄阿喇布坦下人散亡畧盡又極饑窘至以人肉爲食喇  
嘛使人亦曾到彼想亦聞之耶儻噶爾丹不得已而來歸朕朕亦  
當愛養之使其得所有執之以畀其讐者乎朕撫視萬邦有如一  
體意無偏徇者如此爾喇嘛行事利濶眾生想善巴陵堪卜所奏  
未必爲喇嘛之言如果喇嘛之言何以不具疏來奏乎朕心疑之  
特撰敕遣詢著將此項原由明白具本回奏○壬申以李光地爲  
兵部右侍郎由通政使遷○乙亥先是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奏臣

等抵尼布潮城與鄂羅斯國來使費要多羅額禮克謝會議彼初猶以尼布潮雅克薩爲所拓之地固執爭辨臣等以鄂嫩尼布潮係我國所屬毛明安諸部落舊址雅克薩係我國虞人阿爾巴西等故居後爲所竊據細述其原委開示之因斥其侵犯之罪復宣諭皇上好生德意於是費要多羅等及鄂羅斯國人眾皆歡呼誠服遂出其地圖議分界事宜共相盟誓永歸和好奏入上命議政王大臣集議議政王大臣等奏應於議定格爾必齊河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滿漢字及鄂羅斯喇第訥蒙古字於上今雖與鄂羅斯和好邊界已定但各省有官兵駐防例應仍照前議於墨勒根黑龍江設官兵駐防至是遣官立碑於界碑曰大清國遣大臣與鄂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一將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必齊河爲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石大

興安以至於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爲界河之南岸屬之中國河之北岸屬於鄂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一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修之城盡行除毀雅克薩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盡行撤往察漢汗之地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卽行擒拏送各地方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掠搶者卽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端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鄂羅斯之人鄂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一今既永相好以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卽行送還○以高起龍爲安徽按察

使由貴州貴

○戊寅以凱音布爲倉場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轉王陽昌

爲禮部左侍郎以顧升爲禮部右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己卯諭大學士

九卿詹事科道等今歲京畿遇旱小民餉口維艱數經蠲免錢糧

散給賑濟而雨雪尙未及時朕心未安茲雖值新正上元令節朕

軫念小民生計彌切憂勤汝等亦宜體朕軫恤民生至意共加惕  
厲時厲乃心今當封印之時慎勿各圖逸樂每日皆齊集午門前

以救災恤民之道詳悉計議○戊子諭大學士等今歲直屬地方

亢旱穀未收穫民生困極被災九分十分之處錢糧俱經蠲免又

行賑濟惟七八分被災者錢糧雖經蠲免恐有不能度日至於

窮困者一一賑恤可交與直隸巡撫于成龍速行察明以聞又諭

近直隸巡撫于成龍奏直隸地方被災之民蠲免錢糧又行賑濟

俱獲生計止有旗下莊頭度日維艱等語大臣官員及富家莊頭

其業主猶可給粟贍養若窮兵何能養及莊屯之人其被災州縣居住旗人有不能贍養伊莊屯人口者亦應察明賑濟爾等可與九卿酌議以聞○辛卯賑直隸蔚州廣昌等州縣饑○是月免江西寧州等三十二州縣衛所旱災額賦有差○是歲朝鮮琉球來貢○人丁戶口二千三十六萬三千五百六十八田地山蕩畦地五百九十三萬一千八百一十三頃四畝有奇徵銀二千七百三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五萬二百八十一石有奇草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四十一束茶十五萬九千八百一十五引行鹽四百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引徵課銀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二兩有奇錢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三萬六百五十有奇